

書叢學文光晨

傳娥楊

作創英阿



目次

楊娥傳故事形成的經過	一
寫作雜記	一一
(一) 公演前記	二一
(二) 關於八面觀音	二二
(三) 關於蓮兒	二四
(四) 主要參考書目	二五
本事	三〇
正文	三三
第一幕	三三

第二幕·····	六一
第三幕·····	九六
第四幕·····	一二七
歌譜·····	(宜剛製譜)·····一五五
註釋·····	一五六
楊娥傳·····	(柳亞子)·····一八〇
楊娥年表·····	(柳亞子)·····一八四

楊娥傳故事形成的經過

阿 英

把楊娥的故事寫成史劇，這意見是由亞子先生提出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間，那時「南明史劇」第一部「碧血花」還在公演，亞子先生寫了一封近萬言的長信給我，裏面就提到了楊娥的故事：

我還想請先生以奇女子楊娥爲主角，來寫永歷朝悲痛的歷史。對方面的人物，當然可以寫到吳三桂和陳圓圓。照我的看法，三桂是一個頗有野心的奸徒，說他一定效忠於韃子，倒也未必。他率兵窮追永歷帝於緬甸，必欲殲滅故君，正爲其自己營窟滇南之計。所以後來撤藩事件一起，他便老實不客氣要反起滿清來了。現在，似乎也不無此種野心的奸徒，但他們不曉得合法政府如果一經消滅，敵人的聲威已壯，局勢已定，再要反覆起來，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呢。是對於此種心理，似亦可加以適當的針砭。至

於陳圓圓，其人的心跡頗難論定。有人說，她不滿於三桂所爲，黃衣入道以自全。也有人說，三桂反清之謀，決於同夢。兩說既相矛盾，而與謀反清的爲功爲罪，更有問題。她的靈魂，要決之於先生的創造了。由此推而上之，是忠臣李定國和漢奸孫可望的鬥爭。可以作爲插曲的，是宮女郭良璞和可望部將張應科的豔史。良璞之慘遭杖死，並連累巴東王夫婦賜死，我覺得這是專制朝廷的餘毒，心中甚爲不平，雖然批評家像楊鳳苞是正因此而稱贊小朝廷「宮令之肅」的。我頗想替良璞翻案，說她和應科的關係，是想利用應科，叫他背叛孫可望，接應晉王李定國入安隆迎駕（這是當時一件真正的史實，事洩而死者，有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還有兩個太監，都是可望遣將入安隆矯詔詔命殺死的，我想把良璞的死也歸入此一案之中），而巴東王夫婦是完全預謀的。不知先生贊成此辦法否？由孫李鬥爭推上去，則是瞿式耜和張同儔的殉難桂林，與何騰蛟的殉難長沙了。再推而上之，是粵東三大忠臣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和漢奸李成棟的鬥爭，而三忠死後，成棟却反而決心反正。成棟愛姬某的自殺，又可以作爲一個插曲。當然，這些不能完全在劇中演出，或正寫，或側寫，要請

先生妥爲支配，我不過是一個獻議的芻蕘者吧了。

這一部分是在二十一晚寫的，還附鈔來「楊娥」（據女子世界亞盧女雄談屑本），「郭良璞」（楊鳳苞南疆逸史跋七），「李成棟姬人」（南沙三餘氏南明野史），「爲民族流血無名之女傑傳」（潘小璜作，載女子世界）四傳。其間「楊娥」及「無名之女傑」兩文，實係亞子先生三十年前之舊著，我很早就已拜讀過。他對於這個故事，似乎很感到興奮，所以到了第二天，即二十二日，他又接着前文寫將下去，並索興的替「楊娥」一劇分起幕來。

據亞子先生的意見，全劇可以分作五幕：

第一幕——寫楊娥與良璞爲閨中好友，並有大志，見天下擾亂，欲於風塵中訪求女同志，遂相偕出遊遊長江各省，晤陳圓圓與後來做李成棟愛妾的某姬（照南疆逸史，此人出身也是妓女，可以拉來和陳圓圓在一起的。後歸李成棟，也許是松江失陷時被搶去的吧）於蘇州虎丘，暢談時局，表現出四個人不同的個性來，時間可在一六四三年，即崇禎十六年癸未的春天，陳圓圓行將北上了。

第二幕——寫李成棟在消滅粵東三忠以後，計劃反清復明，而猶豫不能決，其愛妾自

殺激成之。三忠死難事（一六四七），可在成棟及其妾對白中寫出。此幕時間爲一六四八年，卽永歷二年戊子二月。地點在廣州成棟帥府中（此幕稍據材料太少。南明野史卷下二十二頁：「五月五月，修李俱觀泛龍舟會，旣而回成棟署，復開宴。優人冠帶登場。成棟謂養甲曰：『峨冠博帶，何等威儀？』……南疆逸史成棟反正爲二月事。歷史則以李姬自殺屬四月，成棟決意反正後乃與養甲委蛇，至五月五日演劇席上，始割辮爲誓，對修宣布歸明，修亦屈伏。與逸史不同，未知孰是）。如將演劇事移在李姬自殺以前，啣接姬撫成棟辮髮一段，則較熱鬧矣。第三幕——寫郭良璞與巴東王夫婦用美人計說服張應科，叫他背叛秦王孫可望，而約晉王李定國入安隆迎駕，事機將近成熟，正在商議的時候，可望得知，突然遣人來捕，良璞與巴東王夫婦慷慨受縛。對白中講到李成棟出兵撓輸，兵敗信豐，渡河溺死，廣州第二次失陷，何騰蛟殉義長沙……和晉王李定國的忠心爲國，卓著戰功。此幕時間可在一六五四年，卽永歷八年甲午三月。地點則在安隆府。

第四幕——寫吳三桂入據滇都以後，與陳圓圓謀率兵入緬甸，索取永歷帝，爲斬草除

根之計，一以獻媚滿清，一爲自己將來反清稱帝地步。對白中可說出郭良璞等被孫可望慘殺後，李定國終於迎駕入滇（一六五六年），可望降清（一六五七年），三桂復率兵陷滇，永歷帝狼狽入緬，定國以殘部扼守邊境各種史實。劇中可描寫三桂對於入緬窮追永歷，尙猶豫不忍，而圓圓主張非斬草除根不可（如不忍把圓圓寫壞，要把她寫做好人，則此幕中就說三桂決意入緬，圓圓力阻不從，黃冠入道，亦是一法。一方面並可說圓圓得到楊娥密信，叫她勸阻三桂也）。并說明清酋福臨是年業已因其妃董鄂氏（不是董小宛）之死，而出家五台山，小酋玄燁嗣立，大局極動搖，以表現三桂的野心。此幕時間爲一六六一年，即永歷十五年辛丑十月。地點在昆明吳三桂平西王王府，也就是永歷帝舊時的宮殿中。

第五幕——寫楊娥在昆明開酒店，戲弄吳藩帳下統椅子弟，欲以引誘三桂。中間可插入與鵝頭對話，說明緬人獻永歷帝於三桂軍前（一六六一年十二月），三桂以帝還昆明（一六六二年三月），滿大臣主張宥帝一死，獨三桂堅持非殺帝不可，遂以弓絃絞殺於篋子坡前，焚尸揚灰九龍池中（同年四月望日）。晉王李定國病死邊外猛獵軍

次……種種史實。此處倘照劉均原文，楊娥當以病死，我覺得不能激起高潮。最好是說三桂聞楊娥奇跡，兼以圓圓慫恿，欲納娥爲次妃，親和圓圓到楊娥酒店中（如以圓圓爲好人，則此處可說她已出家，不與三桂相見，所以三桂更急欲得到楊娥），時娥已有心痛病，見三桂來，忍痛設筵款待，欲於席上刺殺三桂，但因三桂力大，兼呼預先埋伏的勁卒前來救援，娥格鬥之餘，力盡被執，心房破裂而死，臨死時仍可依照劉均原文，大罵三桂一番。此幕時間爲一六六二年，即永歷十六年壬寅冬天。……地點即在昆明平西王王府西酒店中。

最後並總結道：「如此，全劇以楊娥爲正主角，郭良璞，陳圓圓，及李成棟姬人爲副主角。第一幕四人並出場而楊娥爲主，第二幕李姬爲主，第三幕郭良璞爲主，第四幕陳圓圓爲主，第五幕仍是楊娥爲主而結束全劇焉。」可是，經過了再度思索，亞子先生又有了修正的意見，他在二十三日，更連下去再寫了三千多字，作爲一個補充的說明。首先，他說明陳圓圓這個人物不妨取消：「關於陳圓圓的問題，如果覺得正反兩方面不容易解決，并嫌其人其事太落熟套，則或者索性把她丟開，亦是一辦法。如此則五幕劇可改爲四幕劇，而副主角也

可減存郭良璞和李姬二人了。」他把第一幕的背景改到昆明九龍池畔，作了一個總集合地。第二幕加入楊娥潛入，與李姬會晤，李姬決勸成棟反正一段。第三幕把張應科事改爲暗場，換上楊娥夫婦奉詔赴定國軍中一節。良璞堅不與娥夫婦同行，和巴東王夫婦同殉難。第四幕則完全刪掉。第五幕地點改爲九龍池，以成首尾照應，情節則大體相同，惟加入鵝頭勸楊娥的一段，却更有意義：

……延平世子鄭經業已嗣位東都，大學士尙書張煌言尙在臨門，而延平王在世所創的天地會，依然保持嚴密的組織，萬一光復事業，此生不能目覩，亦將爲九世復仇之計。鵝頭亦爲參加祕密組織的一員，此次間關返滇，因欲調查滇中情形，並勸其妹同赴台灣工作。楊娥則告以因決心欲刺殺三桂，以警告天下後世之爲漢奸者……

其間還有許多關於分場、史實的討論。我很感激亞子先生，這樣的熱心賜教。所以我當時的覆信，表示願意接受這一題材。我以爲亞子先生的意見，有許多可珍貴的地方，如關於全劇主旨的決定，對於吳三桂的理解，楊娥的以刺殺結束，楊鵝頭的遠走台灣，以至對郭良璞作政治的翻案。而且像這樣的結構，在演出上也很新穎。所無法全部接受的，是亞子先生

站在歷史家的立場，希望多多敘述史實，而在戲劇上，則不能不在史實的戲劇性上潸眼，很難做到全般的反映。就在這時，新藝劇社成立了，大家希望很快的有一本戲。於是，我便趕寫了一個故事，在會議中提了出來。

故事的内容，和亞子先生所擬的，有若干的出入：

楊娥者，明末滇之奇女子也，能擊劍走馬，武藝精絕。其夫張，爲泅天波部下。兩人鑒於兩都全失，隆武殉國，永歷又到處奔竄，愛國情殷，極思有爲。時滇中諸將，多懷異志，僅一巴東王爲明宗室，然亦爲部將孫可望所箝制。楊娥夫婦思所以覆可望，迎永歷，因聯合同志，共策進行。娥女友郭良璞，亦奮發有爲，適得巴東王府常任職，娥等乃錢之於九龍池。既論國是，復細密計謀，並矢志恢復明室。張小將亦決志聯合可望下厝，澄清滇局，作爲第一步。娥弟、張妹，年雖幼弱，亦欣然參加。不謂計議方終，事變突起，蓋吳三桂已將到滇，而滇中通吳諸將，如孫可望等，已蠢蠢欲動矣。於是良璞、小將，匆匆赴職，楊娥亦獨與諸民間英傑，共事進行。——第一

幕

良璞既至巴東王府，偵悉孫可望實權，握在其副將張應科手。張好色，見良璞，驚爲絕豔，加以挑逗，良璞見有機可乘，乃乞得巴東王夫婦允可，誘之。應科果中計，並允良璞，爲之執可望，迎永歷入滇。事將舉，密竟洩，可望引兵入王府，執大臣十八人。巴東王得報，知事無可挽，乃急遣李定國往迎永歷，以盡最後之願。部署既畢，復促良璞行。良璞堅持同殉。正爭執間，楊娥忽至，欲引巴東王夫婦與良璞同走。巴東王以職位所在，堅不離去，並責良璞以大義。楊娥見巴東王夫婦堅欲全忠全節，乃逼良璞同去。彼等方行，可望即至，捕巴東王夫婦殺之，張小將在王夫婦將死時，挺身出救，亦爲可望所執。——第二幕

吳三桂既至滇，楊娥以曾在蘇州識陳圓圓，且爲密友，特往訪，曉以大義，請其阻三桂入緬追永歷。而此時，孫可望亦執張小將來見吳三桂。陳圓圓不知就裏，急引娥入。小將見三桂，始終不屈，遂被格殺。時楊娥尙不知也。已而圓圓送娥出，介於三桂，三桂豔之，於其去後，求圓圓，欲納其爲次妃。圓圓以不追永歷爲約，三桂不可，兩人遂趨於爭執。圓圓大憤，欲入道院，三桂亦拂袖去。楊娥此時急急返，蓋

已得知小將事，欲求援於圓圓，初不知小將已殉難也。既得其實，益陷悲憤，遂矢志爲小將復仇。蓋楊娥至此，不僅傷心於小將之被殺，且了然於三桂終不能放過永歷帝矣。——第三幕

楊娥矢志復仇，偕弟妹及良璞共營一酒肆於三桂營側，以結納諸將，時亦加以詆毀，將并均豔畏之。圓圓既入道院，三桂偵得楊娥所在，仍思得之，微服來遊。圓圓得密報，急自道院預來告知。時楊娥正在病中，聞訊霍然。已而三桂果至。楊娥乃親侍三桂酒。三桂挑逗，亦不之拒。旋又爲三桂舞劍，欲乘便殺之。顧以病後，加以三桂衛士如雲，不得中，遂被執。良璞隨上，又不中。二人至此，乃痛詆三桂。三桂怒，立令殺楊郭。而此時清上諭適至，蓋三桂反清自立，其密謀已爲清廷發覺，於是，三桂亦遭逮捕。至楊娥弟妹，則楊娥恐事敗，已於三桂到店前遁去他方，以留復仇種子，故均未及於難云。——第四幕

這故事，對於史實頗多改動，而在結構上，却尊重了亞子先生的第二個計劃。不過，這是一種草率預擬的計劃，沒有作爲最後的意思。後來決計寫「南明史劇」全部，包括「碧血

花」，「海國英雄」，「楊娥傳」，「懸壺神猿」，總決定改變這樣過於改動史實的辦法，而重起爐灶，並先完成「海國英雄」。不過這計劃，並沒有告知亞子先生，又果他爲着這個劇本寫了一篇「楊娥傳」（中美周刊三十二期），和很詳盡的「楊娥年表」（三十三——四期）。接着，蔣旂兄的「陳圓圓」，就在劇藝社演出了，楊娥在這裏面成了一個小配角，入府刺殺三桂，被捉殉難。亞子先生不知從什麼地方聽到，在一九四〇年五一節那一天，又寫了一封信給我說：「聽見楊娥被人家拉入陳圓圓劇中做配角，頗不高興。甚盼先生之劇本能以寫成，且能上演也。」其實這是沒有多大關係的，然而即此，亦可見亞子先生對這一歷史上的女英雄，是如何的熱愛了。同時，在這一封信裏，亞子先生又替楊娥的年齡，作了一番考證：

劉均傳說楊娥於隆武二年嫁張氏，時年十六歲。是歲沙定洲亂滇。但我在「南疆逸史」「沐天波傳」「楊畏知傳」，都說沙定洲亂滇是乙酉年事。乙酉是隆武元年，並非二年。劉傳是我當初從「警鐘日報」上抄出來，交給「女子世界」發表，現在又從「女子世界」上抄下來的。隆武二年應是隆武元年之誤，當改正。（如此，則楊娥生

年須移上一歲，如作爲永歷十六年病故，有三十三歲了）。並且，我現在疑心，劉均
是清朝人，不見得會用隆武紀元。那麼，也許他原文本來是順治三年，被我當時誤改
爲隆武二年，也大有可能。我是討厭這篇文章中用清朝紀元，不曉得順治二年，相當
於隆武元年，並非隆武二年也。劉均「江上草堂詩存」迄今沒有發現，即「警鐘日
報」也找不到。這被我弄錯了的東西，祇好仍舊由我來改正了。

後來我也替亞子先生向各書肆，及北平書舖裏去訪求「江上草堂詩存」，但始終沒有找
到，不過「警鐘日報」我却有，「楊娥傳」一文內，年月確是註明「順治」，但作「三年」
而非「二年」，與亞子先生所假定的又不同。而且，就我的猜想，「警鐘報」原文，也未必
是直接抄自「江上草堂詩存」，因爲「夢園叢說外篇」收有此稿，清風室主同治間刻的「女
英傳」，又據「叢說」翻刻過，亦作「三年」。究竟如何，大約非尋到「詩存」原本是很難
做定論了。

在這以後，亞子先生還寫了一篇「郭良璞傳」，曾經以原稿相示。可是我始終抱歉着
的，是亞子先生期望我的「楊娥傳」的完成，到這時，差不多一個年頭，而我却用了其間的

全部時間，寫定了「海國英雄」。因此，在「海國英雄」公演結束以後，我就從事準備。亞子先生接到我的信，他很爲高興，十一日，他又寫了封信給我，一開始就提到楊娥：

「楊娥傳」能上演，此極好消息。弟前此有數長信供獻分幕意見及各幕輪廓，未知先生認爲可以採取否？甚盼有以告我也。……弟意「楊娥傳」三字作劇名甚大方。……欲照弟前次供獻意見，第一幕楊娥郭良璞爲趙××餞別在九龍池，第四幕楊娥酒店亦在九龍池，則又可以「九龍池」爲此劇之別名。九龍池本昆明名勝，逆藩吳三桂弒昭宗匡皇帝於匏子坡後，粉骨揚灰，沈於九龍池中。亡友陳去病有詩云：「憶否九龍池畔路，天南遺老至今哀！」則九龍池爲歷史上紀念地點，借作此劇別名，亦甚佳。未知先生以爲何如？趙××須替她取一個好好地名字，我在鄭露的詩中找了一下，覺得「瓊花」，「璧」，「嬋娟」，「哀鸞」，「細君」，「世鐸」等字，似均可用。不知先生能想得更好的名字否？至於她的身世，我幻想寫作隨宦入滇，因世亂未歸，揚州陷落後被李成棟擄作夫人，不必像鄭露詩中原來本事，寫作青樓出身，以免與葛嫩娘成類型。她的父親或寫作歸後病死，或索性寫作清兵陷揚州時被害，並請先

生斟定，如何？（我想楊娥用不着另外取別號，惟張小將則須替他取一個名字。）又，楊鵝頭之鵝頭，亦成問題，最好給他改一下。或改無敵，如何？張小將或曰破虜，好否？

在這裏，我必須補說一句，就是亞子先生不懂爲楊娥，爲郭良璞作了傳，就是李成棟愛姬趙夫人，她也有傳，載在「世界文化」第五輯中。不過，當我接到亞子先生這封信後，却仍舊感到要把趙夫人寫進「楊娥傳」中，在處理上實在有些棘手。可又不忍拂亞子先生的好意，因此想了個折中的辦法，就是把趙夫人的事，歸併的套到郭良璞身上去。亞子先生對我這種辦法感到奇怪，十一月五日的來信裏，他便很激切的提出：

關於「楊娥傳」，先生說把趙夫人事件在良璞身上，不知如何併法！我實在想不出來。在戲劇上爲什麼有非併不可的理由，我也參不透。我從前主張以楊娥爲正主角，趙與良璞兩人爲副主角，仔細思量，似乎也沒有辦不通的理由。

接到這封信後，我更感到一種沒有辦法的苦悶，正在躊躇而不能決的時候，亞子先生又來了信。他說：「對於大舞台的神怪劍俠傳，它在新聞報上的廣告，先生曾注意過嗎？鄭成